中国政府无法删除的痛苦、愤怒和反思

cn.nytimes.com/opinion/20200218/china-coronavirus-social-media

KIKI ZHAO 2020年2月18 2020年2月18日



2月7日香港,人们为当晚去世的李文亮医生守夜。李文亮医生因警告人们关注冠状病毒受到训诫,后因感染 该病毒去世。 Anthony Wallace/Agence France-Presse — Getty Images

[欢迎<u>点击此处</u>订阅<u>新冠病毒疫情每日中文简报</u>,或发送邮件至cn.letters@nytimes.com加入订阅。]

人们对上周五<u>李文亮去世</u>的反应几乎在瞬间占据了我的社交媒体时间轴。微信上的帖子一个接一个。悲伤、沮丧、愤怒。

一周后,高涨的情绪似乎并未减弱。

李文亮是冠状病毒疫情中心武汉一名34岁的眼科医生,他是最先试图警告人们关注这种病毒的医生之一,后因感染该病毒去世。

订阅"简报"和"每日精选"新闻电邮

查看往期电邮 隐私权声明

当局令李文亮噤声的故事,立即成为一则当权者践踏中国公众知情权的寓言。当局现在努力压制公众愤怒的努力,则是一则政府不可信任的寓言。

12月30日,<u>李文亮在微信群里告诉医学院的老同学</u>,几名呈现类SARS症状的患者被隔离了。 警方迅速将他传唤讯问。

1月3日,李文亮<u>被要求签署一份声明</u>,宣称他发出的警告是不正确的,是"违法的",并且"扰乱了社会秩序"。<u>一份打印的训诫书</u>中写道:"继续进行违法活动,你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!你听明白了吗?"他亲手写下:"明白。"他能做到配合警察吗?"能。"

在随后接受中国主要调查新闻媒体之一《财新》的<u>采访</u>中,李文亮说:"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。"上周,他去世的消息传出后,<u>一张带有他这句话的图片</u>引爆了中国互联网。

住在武汉的小说作家<u>方方</u>一直在记录该市的日常生活。"亲爱的网管们:有些话,你们还是得让武汉人说出来,"她<u>最近写道</u>。"我们都已经被封在这里十多天了,见到那么多的惨绝人事。如果连发泄一下痛苦都不准,连几句牢骚或一点反思都不准,难道真想让大家疯掉?" 无论是否被允许,人们都在表达他们的痛苦、抱怨和反思。

[<u>征文:新冠病毒给你带来什么影响</u>?]

微信上一则帖子里的几张照片上,<u>年轻人</u>戴着写有"不能"和"不明白"的口罩,该帖子被迅速在 网上传播开来。同时被迅速传播的还有<u>一封由10名武汉教授签署的信</u>,要求压制李文亮和其 他吹哨医生的官员道歉。两个帖子被迅速删除。

2月11日,在位于武汉以西700英里处的成都市,一群中学教师在网上向他们的学生发布了一封关于疫情的公开信。"加缪在《鼠疫》中写道: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,这只是诚实的问题。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,只能是诚实,"信中如是说。"我们不能把丧事当成喜事,不能把质疑换成赞歌。"

这篇在网上广受欢迎的文章,在发布后仅几个小时便被删除。

由山东省东部的东营市政府运营的新闻网站上月末<u>发表了一篇文章</u>,赞扬了网络审查员郭琪 琪:她每天仅睡四个小时,审查互联网20个小时。文章中包含一名女警的照片,她的工作是 监视在中国境内被封锁的Twitter和Facebook。

这篇文章像暴风雨般席卷了微博——但并不是以当局想要的方式。"努力建造'美丽新世界',"一条评论说。

文章和评论随后被删除。

不过,审查员是跟不上速度的:也许网上流行的内容必须撤下,但被撤下去的内容会再次流行。

这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,除了试图阻止人们公开讨论李文亮的离世,疫情暴发初期的信息封 锁以及政府对整个危机的处理之外,当局还试图使人接受一种另类叙述——而且借用了李文 亮的故事。

一如既往,北京的中央政府正手忙脚乱地投射出一切尽在掌控的形象。它没有承认任何大规模的低效或失误,而是派出了一个监察组前往武汉<u>调查李文亮的死</u>。周四,两名省级中共官员<u>被撤职</u>。

政府还试图将李文亮的死认定为殉职——意思是说,这是中共自己的牺牲。

<u>因识别导致SARS的冠状病毒而广受赞誉</u>的资深流行病学家钟南山,这周在<u>接受路透社采访</u>谈到李文亮时也湿了眼眶。"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的英雄,"含着泪水的钟南山用英语说道。 "我为他骄傲。他在12月底告诉了人们真相。"许多人都同意他的观点。 他们只是不希望中共告诉他们谁是英雄,或什么是英雄主义。

党的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呼吁民众"<u>化悲痛为力量</u>"——并以李文亮为榜样完成他"未竟的事业"。 那是一个危险的邀请。人民能够看透政府的伎俩,他们怒火中烧。

周日,我<u>在网上读到一篇关于鄢成的文章</u>,他是一名患有严重脑瘫的少年,在父亲被隔离一周后于1月29日去世。他的生活无法自理,却被丢下自生自灭。我仔细看了他去世前不久拍摄的一张微笑的照片。我想到在他生前的最后一晚,他该感到多么寒冷、饥饿和孤独,我失声痛哭。

第二天,我收到微博的通知:该平台禁止我30天内发布或转发任何内容。但是新的帖子和文章不断出现在我的时间轴上,我不断为它们点赞。